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新浪读书点击率破百万

察言观色

唐强勇◎著

左边右边，
不管哪个身边，
秘书是否破译真正的密书？



上面下面，
无论哪个层面，
派系是否厘清真实的关系？

察言，你不可不知的心机；观色，你不可不测的城府

线装书局

察言观色

唐强勇◎著



綫裝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察言观色 / 唐强勇著. —北京: 线装书局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120 - 0858 - 8

I. ①察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4633 号

察言观色

作 者: 唐强勇

责任编辑: 曹胜利 程俊蓉

装帧设计: 王 新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 - 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58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01—10000

定 价: 33.80 元

第一章

想留在局机关，领导是关键

刚借调到局机关，彭力博没见过万局长，机关干部私下里谈到他时，总是称呼万老板，但平时见面又都是喊万局长，喊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。下电梯时，总有人站在万局长侧面，一只手挡压着电梯门那个往外吐着的舌头，一只手伸向外面引路。

/1

第二章

大老板成了小老板

跟他开车的那个朱司机，走起路来都比开普通车的司机要精神得多，一头黑发往后梳得溜光，人家还说那是监狱的“二老板”，言下之意江监狱长是大老板。现在江监狱长在万局长那里就成了小老板，万局长成了大老板。

/15

第三章

笔杆子不如腰杆子硬

万局长并没说客气话，从摇下的车窗玻璃上方轻轻伸出手，握了一下手，简短得好像就是碰一下就轻轻地缩了回来。他说：“走吧。”孙大顺赶紧退回车里，他的车就闪亮着尾灯，万局长的车跟在后面到了办公楼。

/31

第四章

陪的是太子，一路绿灯

潘司机的话让彭力博想了一个晚上，要说爱才，万局长有才，有才惜才，这很正常，第二个爱呢？是打麻将？这似乎太窄了一点，彭力博实在想不通，直到天空发白，彭力博突然想起钟灵峰送钱的事，这钱是不是万局长爱的东西呢？

/45

第五章

局长红人

彭力博感到脸一阵发热，看来年纪轻真的是不懂规则，规则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的都有可能发生，你没想到的也有可能发生。彭力博说：“林姐真是看得远，看得清，这个好位置，每个人都往上面爬。”

/61

第六章

监狱警察为何失踪？

找了两三天，程放明的影子都没看见，各个小组只好向领导进行汇报。万局长指着江监狱长说：“你们会跑了干部？失踪了？现在这样的条件，犯人都逃跑不出去，你们一个干部，大活人会失踪？”

/75

第七章

一步错，步步错

一旦有纪委干部找你谈事情了，人们都有点害怕。没问题一般没人找你，找你一般都是掌握了证据。领导干部最喜欢组织干部找自己谈话，组织干部一般是考察重用你的时候谈，而最担心纪委干部找自己谈话，有问题才找你，没问题谁找你？

/91

第八章

第一次参加党委会

彭力博说：“这就相当于我在监狱的时候，那些杀人犯、抢劫犯在社会上是凶残极恶、飞扬跋扈，可是一旦受到刑律处罚，走进监狱，他们就得低头认罪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嚣张气焰，这就是同一个道理。”

/105

第九章

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心理动机

监狱警察平时看起来很威严，真要自己被查了，也是一样的脆弱。出了问题的警察如同一柱台灯，去看有光的一面，通体清楚透亮，无光的一面却是那样的阴暗深沉，一个人里里外外都得光亮很难。

/121

第十章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

这幅画终于还是到了万局长的手上，搁在万局长的书柜里，那轴画筒很显眼，也很尊贵，而且有一根红色的丝带拴在上面，那个结打得像一支翩翩起舞的蝴蝶，仿佛就要从书柜玻璃里飞了起来。

/137

第十一章

一惊一乍，吓出一箩筐的事

常说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，而是自己，一个小疏忽就让敌人抓住了致命点。那么，程放明就是自己交代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，而且就涉及到了吕全程，这本来就是一种比较意外的事。

/153

第十二章

拔出萝卜带出泥

程放明的事情一来，大城监狱的领导像惊弓之鸟，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彭力博打电话给钟灵峰，讨论花园什么时候快完工的时候，张主任走到办公室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大城监狱那个谭工被纪委干部带走了。”

/167

第十三章

画里画外

彭力博了解万局长，只是不知道万局长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警醒自己，钟灵峰送过二万块钱和那幅画，这些是不是也能算独善其身？彭力博尽量不这样想，万局长没将自己当外人，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哪个领导会没有自己的私密？

/181

第十四章

眼红老板赚钱，要来的牢狱

工程师按捺不住自己狂跳的心，他既不清楚纪委干部知道自己多少，又不知道外面的人讲了自己多少，所以，他主动找纪委干部，说：“你们要提审就来，我什么都说。”

/197

第十五章

局机关的“二局长”

林姐说到“二局长”，倒是让彭力博想起省委机关的那些文字秘书，这个既被“仰望”又被“俯瞰”的群体，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特殊群体。

/213

第十六章

从墓地风水说起

说得张主任不停地点头，彭力博思量着张主任常常私下里说几句牢骚的话，但当着万局长却是笑脸满盈，机关几十年，练就的一身功夫好像就是四川的精粹“变脸”，一个转身，关公脸可变曹操脸，速度快得如一道闪电。

/229

第十七章

另类“越狱”

即使是有领导打招呼，但这程序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于是，彭力博跟刘海明说：“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黑暗，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神秘，领导懂得法律，知道官位与办事孰重孰轻。”

/245

第十八章

上任办公室副主任

简直是奇谈怪论，闻所未闻，谁会知道领导一个签字还有这么多学问！看来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呀。彭力博每次看万局长都是横着批字，只是实心句号和空心句号的问题从没注意过，这是不是钟灵峰故弄玄虚？

/261

第十九章

年轻警察的宿命

这件事倒是引起了万局长的注意，彭力博觉得很奇怪。那天他跟万局长出差回来，万局长进大厅看见宣传栏内容不同了，凑上去看了看，边看边走说：“这个内容可以，局机关就是要做好表率，宣传栏也要勤换，不要总是一点旧内容。”

/277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

他想起潘司机说起万局长有两个爱好，现在突然明白万局长的一个爱好是才，没错；第二个爱好还是财。在这个财字上，彭力博又想到大家喊万局长为万老板，只有老板才有钱，万老板这个称呼就变得很贴切。也就在这个财字上，万局长才会去博红颜一笑，才会使自己越陷越深。

/291

第一章

想留在局机关， 领导是关键

刚借调到局机关，彭力博没见过万局长，机关干部私下里谈到他时，总是称呼万老板，但平时见面又都是喊万局长，喊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。下电梯时，总有人站在万局长侧面，一只手挡压着电梯门那个往外吐着的舌头，一只手伸向外面引路。

清早上班就听到消息，说是万局长进去了，大家小声议论，“进去”两个字说得很神秘，几个人仿佛一群地老鼠围啞在走道上。那天彭力博上班去得迟一点，也没留意是怎么回事，只是稍微转过头，环视地瞄了大家一眼，然后跟往常一样平静地坐到办公桌前。

彭力博是监狱局机关里最年轻的干部，年轻人没发言权。在机关里，年轻人不要多说话，说的话没有分量，除非你的职务比他们高，即使职务高，说话也得和气一点，火爆后受伤的往往是自己。彭力博是一个刚从大城监狱选调过去的干部，正式调进去才两年，虽然以前有过两年借调的经历，在机关工作生活才四年，这个资历不算什么，年长一点的干部，最差的也晋升到副处级了，彭力博这么个年纪轻轻的干部，什么事情都根本轮不到他说话，只有听话的份，不管是那些领导还是老干部的话，低头俯首听着就是，更不要以讹传讹，影响到自己的前途。彭力博服务过很多领导，知道领导的脾气，这一点是常识。

随后，大家莫名地涌到楼层的东头，隔着窗户看天狗噬日，彭力博记得这天是公历 2009 年 7 月 23 日，月亮仿佛成了太阳的一块遮羞布，挡住了阳光，成了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如果对一个人有预兆的话，这种天象肯定有点不同寻常。果然，后来就得到确信，大家都说万局长进去了。坐在对面的林名媛，彭力博叫“林姐”，她最先让彭力博知道真相。那天她亲口说：“力博，你知道吗？万大清双规了。”彭力博瞪大眼睛望着她，半晌没有说话。林姐的老公伍春益在省纪委工作，这个消息来得应该确切，并且还说出国委干部在万局长工作的办公室搜出现金 250 万元。

对于这种说法，彭力博起初颇为怀疑，看万局长每次坐在领导席上始终威严着，那种坐姿很雕塑，像一个久经风霜的长者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却更是一个淡定自若的领导，身体气态龙钟。想当初在省监狱局履新的干部见面会上，万局长就开诚布公地坦言：“我在经济上清白，我会清正廉洁、洁身自好。”这一表态，给整个监狱系统的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大家深信不疑，满心期待，更加向往风清气正的大好局面。

说实话，彭力博是万局长调进监狱局的。刚开始借调到局里时，万局长并不认识彭力博。当时的局办公室缺人写材料，办公室张主任在政治部查了一下彭力博的档案，发现他是中文系毕业的，相信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，于是敲定彭力博到办公室来帮忙，并立即协商政治部开了一年的借调命令。大城监狱政治处通知彭力博后，彭力博两条腿像安了轮子的汽车，一溜烟地跑到局里。毕竟，他那时 28 岁，这个年龄在社会上是“剩男”了，可他在大城监狱一官半职也没有，还在监狱的车间里整天守着犯人劳动，车间里机器运转不停，声音嘈杂，时间一久，时常感觉一群蜜蜂在耳朵里飞来飞去。一二百个犯人在流水线上忙碌生产，动不动还制造摩擦打架，他就在流水线旁边淡然地看着，反反复复在车间的走道里巡查，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心态。随后的一年，彭力博得到了局机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肯定，说是继续干干。在没有任何文件形式的情况下，彭力博又瞎忙了大半年，到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，彭力博主动去找了万局长，这个借调的事情就摆平了，借调成了选调，正式踏入了监狱局机关。

刚借调到局机关，彭力博没见过万局长，机关干部私下里谈到他时，总是称呼万老板，但平时见面又都是喊万局长，喊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。下电梯时，总有人站在万局长侧面，一只手挡压着电梯门那个往外吐着的舌头，一只手伸向外面引路。这个时候，万局长的身材显得更加挺拔健朗，完全不像个 50 岁的人。背后里大家都是叫他万老板，久

了，彭力博才将万局长与万老板结合起来，但具体为什么叫万老板，彭力博当时不太明白。

第一次见万局长，彭力博借调到监狱局只有两个月。那次万局长突然出现在彭力博办公室门口。十二层高的一栋楼房，领导都在八楼，彭力博在四楼。万局长一般是不可能来四楼，更不可能随便到一个办事员的办公室。那时候办公楼新建好，崭新一栋楼房竖在大马路边，高大气派。办公室干净整洁，两个人一间，领导一人一间，只是平时同事之间少有往来。万局长刚触近门楣时，彭力博抬头望一眼，面对这个陌生的男人微微笑了一下，想站起身来又忙着在电脑上打字，想想也就罢了。这时候林姐喊了声万局长就起了身，彭力博明显感觉自己应该站起身，索性使劲往上蹿了一下，直立起来。

“走错地方了。”万局长笑笑，说着就转身走了。彭力博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坐下去，感觉自己反应太迟钝，有点懊恼。林姐说：“你还不认识万局长吧？”彭力博点点头。正在这时，走道对面办公室的张主任喊彭力博，安排他赶一个会议材料。办公室是一个材料汇集的地方，忙公文也就成了一种习惯。

以后每次见万局长，彭力博都很小心，生怕有半点闪失。那时彭力博对领导有种特别的敬畏，以前在大城监狱没见过什么大领导，最大的领导也就是监狱的正处级领导。在官阶里，万局长这种厅级干部才是高官，碰到这样的领导，彭力博就像小孩子碰见大人喊叔叔伯伯一样的心态，实在说是在仰望。尽管万局长平时表现得很温和，但位高权重，彭力博一看见他，觉得那张脸很厚重，说话时心里难免紧张。他的脸很富态，耳垂肥大，腮部的肉特别明显醒目，明晃晃地鼓出两坨，整个脸像一个酒壶，彭力博想万局长肯定会喝酒，酒量是海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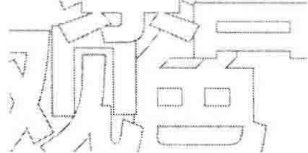
最开始，彭力博不知道万局长办公室在八楼哪一间，没机会跟领导接触。当时的办公习惯上来说，彭力博搞好的材料一般是张主任改好之

后，再送万局长看一遍，他自然没有机会去见万局长。尽管彭力博非常想自己去送，好让万局长加深对自己的印象，但每次看见张主任去按电梯，那轻轻一点却像掐住彭力博喉管上的气门，一腔气堵在那里，所以心里感到很失落。失落归失落，事情总还得做，而且得使劲地做，装作一无所知，毕竟彭力博是借调人员，借调人员在单位是没根的，像一叶浮萍，随着时间的水流随时可能漂回原来的地方。彭力博在乎的是这个，他想留在局机关，很多领导都是关键，但最关键的核心人物自然是万局长。

彭力博想方设法接近万局长，可这得一步一步来，先得过张主任这一关。张主任是一根桥梁，他给你搭桥，彭力博就可以走到万局长面前。如果张主任向局长美言几句，或者他直接向局长推荐一下，这对彭力博来说是相当受用。在张主任办公室的时候，彭力博总是留意张主任那个杯子。杯子是透明的，里面用枸杞或柠檬片之类泡水。留意了这个，后来彭力博便跑到药店买回来一大包枸杞之类的根根草草枝枝叶叶，早晨上班的时候搁在张主任的座椅上。彭力博说：“张主任，我给你带了一点枸杞。”

张主任拎起来袋子看了一下，掂了掂说：“这一根一根的是什么？”

彭力博说是参须，他点了点头说：“这一定很贵吧？”彭力博说：“我一个同学在医院上班，这些是正品，没关系的。”其实，彭力博哪有同学学医，只是找个借口而已，他也知道没有人会去核实。张主任满意地将这些礼物收了起来。这件事后，彭力博接触了几次万局长，但是每次只是象征性地去了他办公室，一般是将材料送过去或拿回来，每次都只是从门缝里闪进去再闪出来，比一道闪电还快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。彭力博有好多次想找机会说一下话，或者讲几句恭维的话，要么话到嘴边咽了下去，要么就是万局长桌台上的电话铃声响了，彭力博只得悻悻地退出来。



彭力博感到很棘手，想单纯依靠这种努力工作的机会是决然难让万局长熟悉自己，更不会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。正在彭力博非常苦闷的时候，彭力博的一个同学钟灵峰谈到他叔叔曾经在政法职权部门工作过，但是退休了。提到退休，彭力博也就没抱什么希望，甚至提都不愿提他的苦闷事。这个世界都知道人走茶凉，退休了就相当霜打的茄子，蔫了，没人还感兴趣。

彭力博气愤地对钟灵峰说：“你叔叔在位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响个屁？”钟灵峰一时哑口无言，停顿了一会儿后说：“我再去问问，看他还有没有办法。”过一段时间，钟灵峰说他的叔叔答应愿意出面，说看万局长还认不认他这张老脸。

事情就这样定下来，钟灵峰将他的叔叔喊了出来，约定彭力博三个人在蓝月亮吃饭。那天是中午，太阳很大，阳光像一根根钢针扎在身上，燥热难耐，蓝月亮这个名字却给彭力博一种凉浸浸的感觉。彭力博从监狱局赶去蓝月亮的途中要穿过一条隧道，隧道上面是一个湖，彭力博在那里坐过船，城市中心有这样的地方，可想而知它的魅力；隧道里面的灯光很晕黄，彭力博感觉有点冷，夏天的天气让彭力博感觉冷，有点反常。赶到蓝月亮，他们还没到，彭力博坐在大厅沙发上等了十多分钟，几次想站了起来，觉得坐着不礼貌。终于等他们来了，钟灵峰扶着他叔叔上楼，彭力博走在后面。坐定之后，彭力博说：“钟叔叔，这么热的天让您出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他摆摆手，手里像摇着一把蒲扇。彭力博想他在位时也该是这种姿势，这么不经意。

钟灵峰说：“力博，你将情况讲一下，叔叔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了，我都告诉了他。”彭力博简单将上班和借调的情况讲了一遍，听完之后，钟叔叔说：“以前我跟万老板共过事，他那个人有魄力，讲感情，重义道。”彭力博伸长脖子，脑壳像挂在城门上的灯笼，睁大眼睛望着他，一字一顿地听他说话。彭力博想一字不漏地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更想

听明白他与万老板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感情。这些对彭力博很重要，他的话就像一张门卡，他的表情和信息就如同门卡上的密码，彭力博还得去破译这个密码才能进得了门。

钟叔叔答应去找一下万局长，说彭力博是他的一个亲戚，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彭力博相当满意了，满心希望这个梦想成为现实，但这次终归只是答应，这件事并非立即就可以确定下来。随后，钟叔叔说的话就纯属他的个人表达了，他说：“现在主任对你不错，你找一下当然有好处，真正要让人来发现你的才华是很困难。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伯乐来相马了，也就是说，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的问题，但你与领导走得亲，走得近，他们才知道你的贤，离得远了，谁知道有个你？”听到这里，彭力博惊讶得张开口，身体像抽了一下筋。这些话说起来并不无道理，自己几年前呆在大城监狱，整天守着那些犯人，看着那些机器，很像流水线上的一个泡沫，泛滥不出多少精彩，也不会让人发现有多少精彩。

彭力博一直盼望着钟叔叔那边的消息，但连一个电话、一条短信和一句口信也没有等到，事情变得一倒无风，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些事情，彭力博寻思着要不要打电话催一下。那天掏出电话正要拨打的时候，却在电梯口碰到了大学同学肖容容。毕业几年之后，彭力博大抵已认不出这个女孩，因为她的头发烫成了微卷微红，或是那种褐红，就像一把火没燃尽的那种颜色和感觉。彭力博走近了才认出她，肖容容却立即认出了彭力博，但她的问话让彭力博很突然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“你在监狱局干什么？”彭力博想了一下，并没说自己在哪里工作，反问她一句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她扭动一下细细的腰肢，说她在这里的办公室打杂。彭力博看着她手里擦着一叠厚厚的文件，估摸着也猜出她的具体工作，准确地说，明白她是办公室的机要员。彭力博不想过多的寒暄，只是说：“老同学，以后得关照我。”

这句话可能触到了肖容容的痛处，她冷冷地说：“没你老。”彭力博一时很尴尬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。肖容容跟自己一样的年纪，对于女性而言，年龄这个问题更不应该提及。一个 28 岁的女孩，如果没有男朋友，那就是“剩女”了，所以她会很不客气地回答。这些脾气是每个大龄女人都有的，这些女人感觉青春易逝，听到年龄就心虚。彭力博遭此难堪，权当是自己给自己受气。

彭力博与肖容容的办公室相隔较远，她在楼层的最西头，那边正好是两条大马路的交汇处，俯瞰一下，城市的满目繁华全在眼底。彭力博特意去过她的办公室，但是每次她说话淡淡的，整张脸就像风平浪静的湖面，讲的话甚至有些“撞人”，压根儿不给彭力博一副笑脸，好像彭力博还是呆在大城监狱的那个警察。这样，即使彭力博对她投去羡慕天使般的眼光，她瞥过来的眼神是那样不屑一顾。也许是她机关呆久了，对彭力博这种没背景的人有点看不起。她的这种眼光让彭力博很反感，几次约她去喝杯咖啡的念头都打消了。以后他再也没有跑到她办公室去自讨没趣。

其实，肖容容走路的姿势像轻风荡漾，身材很是漂亮，这一点无可否认。彭力博知道她没有男朋友，按理以肖容容这种优越的条件，后面追她的男孩可以排成一长排。彭力博对这一点很不理解，或者是她眼光太高，对一般男人看不上，拖着拖着时光就一晃而过。特别是彭力博跟她说话，她觉得他像个小学生，肖容容应该是更看不起他，这不怪她。彭力博在基层的时候，没见过大领导，对于机关里的人感觉个个是领导。一直以来，同样是领导，机关领导也是见官大一级，所以，彭力博不能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。每次看到肖容容在张主任面前摆动着身体，那妙曼的身姿让他很羡慕，但彭力博只是心里暗暗骂着：“这狗日的。”然后看见她的眼光像溢出的果汁，在张主任的脸部洒来洒去，像是要浸染那种柔情。彭力博只当没看见，将脸转过